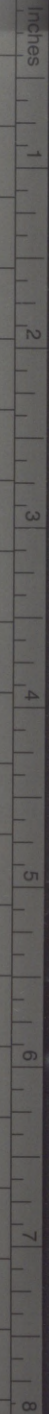


春秋左氏傳

十九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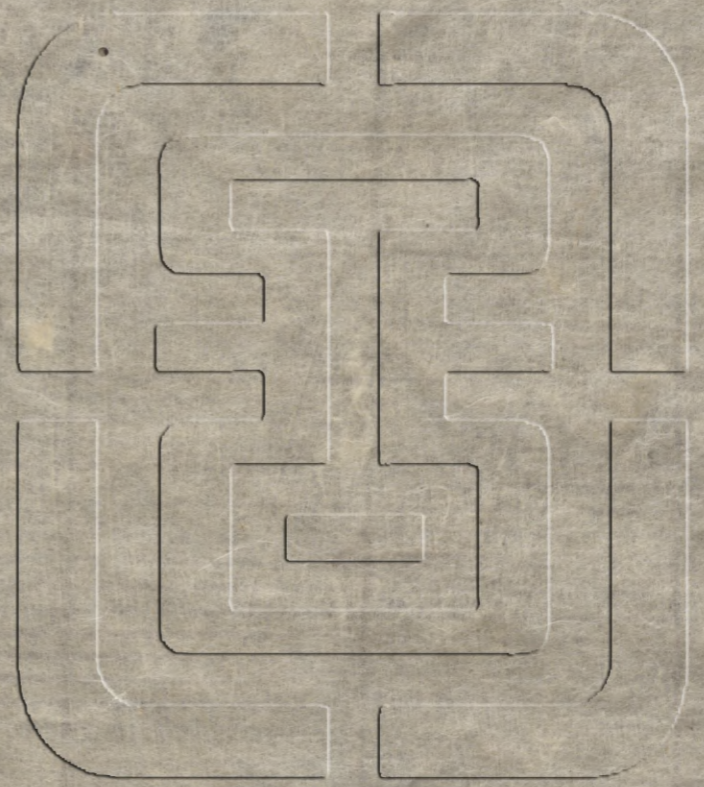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春秋經傳集解襄六第十九

杜氏 盡三十一年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在外闕朝正之禮

甚多而唯書此一事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夏五

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

無傳四同盟

閻弒吳

子餘祭

闡守門者下賊非主故不言盜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

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公孫良伯石也三十一年伯有死乃命為卿

今蓋以攝
卿行事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杞復

用夷禮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也

魯未聞喪也
不稱公
秋九月葬衛獻公
無齊

高止出奔北燕
正高厚
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釋不朝正于

廟也
釋解也告廟在楚
楚人使公親禴
諸侯

使昭禴之禮
今楚
公患之
穆叔曰
袞殯而禴

則布幣也
先使巫袞除殯之內邪而
乃使巫

以桃茢先袞殯
茢
楚人弗禁
既而悔之
君

臨臣喪乃袞
殯故楚悔之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兵死不入非
城故葬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

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
諸侯之大夫皆

至于墓是郊
敖即位
郊
王子圍為令

尹圍康鄭行人子羽曰
是謂不宜必代之昌

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言楚君弱
令尹強物不

本
教起
公還及方城
季武子取卞
取卞邑
使公

治問上李氏屬大夫起居公治也 璽書追而與之璽也 曰

聞守下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

告公治致使而退致季氏使命 及舍而後聞取

發書乃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

聞之而欺我言言 公謂公治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

不取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

服以卿服 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

成伯賦式微乃歸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

之徵陋勸公歸 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

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 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 曰欺其君

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

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大夫 曰我死必

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 且

無使季氏葬我葬靈土不書魯 鄭上卿有事

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印段年 子展

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

皇啓處

詩小雅監不堅固也啓跪也言

東西

南北誰敢寧處

謂上

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

言我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

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

印段如周

傳言周襄甲於晉楚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

閻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閻以刀弑之

言以刀明

近刑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

子皮代父為上卿

於是鄭

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

粟戶一鍾

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

是以得鄭國之

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

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

民亦望君為善

宋亦饑請

於平公出公粟以饋使大夫皆饋司城氏饋

而不書

施而不德

為大夫之無者饋宋無饑人叔

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

其皆得國乎得掌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

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宋升降隨

晉平公相也

故治祀

治其地

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太

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

大_一叔不_レ書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衛與之不_レ親_レ事

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

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周宗諸

肆杞也肆餘其奔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

奔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奔同即異是謂離德

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

附_歸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齊高子容與

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子容高止也司徒

也女齊司馬侯也實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

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專自司徒後皆亡家之

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速及侈將以

其力斃自斃力盡而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范獻子來聘拜城杞

也謝魯為公享之展莊放執幣公將以射者

三耦二人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

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

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二耦晉

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

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瘠也取貨平公夫人

母祀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先君若有知也不尚

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貨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

霍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揚屬平陽郡晉

是以大若非復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

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

東夷行夷禮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

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盡歸之魯之於晉也職貢

不之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

書書魯之朝聘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貢如是可矣何必

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

焉用老臣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杞文公來盟

魯歸其田故來盟書曰子賤之也賤其用吳公子札

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

死乎不得以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

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

何以堪之禍必及乎為昭四年請觀於周

樂魯以周公故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

其本國歌所曰美哉美其始基之矣周南召

之猶未也猶有商紂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

音不為之歌邶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

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曰美哉淵乎憂而不

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

監公滅亡民猶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深亂

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

故有為之歌王王豸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

疑言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

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為之歌鄭詩第曰

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

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文為之歌齊詩第八曰美哉泱泱

乎大風也哉九泱泱弘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公

封齊為東國未可量也言其或為之歌豳詩

十五關之舊國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

周公之東乎瀟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

成王陳右穆先公不敢荒淫以為之歌秦詩

刪定後仲尼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

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沂隴之西

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

為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曰美哉泱泱

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泱泱

中膏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之誤也大為

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

之歌唐詩第十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

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

於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曰

國無主其能久乎潘聲放蕩無所畏自鄆以

下無譏焉鄭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十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

為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曰美哉思而不貳

思文武之德然而不言有衷其周德之衰乎無貳叛之心

也衰小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為之

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

聲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

德形容故俱歌其美者不昔歌變雅為之歌頌頌者以美成功告於神明曰

至矣哉言天道備直而不倨倨傲曲而不屈屈撓邇而

不福謙退遠而不攜攜遷而不淫淫過復而不

厭常日新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節之用而不

匱德弘大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費因民所利而利之

取而不貪義然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制

以義五聲和宮商角徵羽八風平八方之氣節

有度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序也盛德之所

同也頌有殷魯故曰見舞象籥南籥者象籥也

也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

及_ハ已_カ致_ス見舞大武者_{武王}曰美哉周之盛也

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_{殷湯}曰聖人之弘也

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_{慙於}見舞大夏者

禹之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_盡

溝洫見舞韶濩者_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

之無不疇也_{情覆}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

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

敢請已_{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濩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

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

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

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

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

數其出聘也通嗣君也_{吳字餘}故遂聘于齊

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_{納歸}無邑

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

歸難未歇也_{歇盡}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

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_{難在昭}聘於鄭見

也。吳地貴，編鄭地，貴紆故各厭。謂子產曰鄭已所貴，示增已而不為彼，化負利。

之執政，後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

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伯有適衛，說蘧瑗。蘧伯玉

史狗。史朝之子史鮪。史公之子荆公救發。文子公

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

於戚。戚孫文子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

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

此。孫文子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

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危君又在殯，而可以

樂乎？厭公卒遂去之。不止文子聞之，終身不

聽琴瑟。能改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

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說叔向

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後而多良大夫。

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吾子好直，必思自

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窺放其大夫

高止於北燕。蠆子尾窺子雅乙未，出書曰：出

奔罪高止也實放書奔高止好以事自為功

且專故難及之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叔

士鞅也此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

十月庚寅間立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

氏有後請致邑還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

敬仲良敬仲也良猶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

而出奔晉晉人城絛而寘旃晉人善鄭伯有

使公孫黑如楚黑子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

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言女世子皙曰

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

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

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謀曰是盟也其與幾何

言不能久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

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紓

也然明日政將焉往裨謀曰善之代不善天

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政必舉不踰等則位班

也子產位班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高也天又

除之奪伯有魄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子西即世將焉

辟之天禍鄭又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

以戾戾定不然將亡矣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夏四

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天火曰災

宋伯姬卒天主殺其弟佖夫稱弟以惡王子

瑕奔晉不言言出奔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

姬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鄭良霄出

奔許者酒荒淫自許入于鄭不言復入鄭人

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無傳晉人齊人宋人

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言宋災故以惡宋人

不克已自責而出會求財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

君也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為令尹

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

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

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助之遠罷

匿其情矣子圍素貴邾敖微弱諸侯皆子產

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

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

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悞悞狠子皙

好在入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

也惡至無日矣為此年秋良二月癸未晉悼

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輿衆也城絳縣人或

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

使言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

甲子朔罔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

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吏走

問諸朝皆不知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

故問之

問諸朝故問之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

子于承庄之歲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

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

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二年矣叔孫僑如叔孫

豹皆取史趙曰亥有二十首六身史趙晉大史

長狄各亥字二十畫在身如箝之下亥上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二十畫豎

置身旁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

也文伯士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者

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

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使吾子辱在泥

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

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復陶主衣以

為絳縣師縣師掌地城辯而廢其輿尉以役

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

曰晉未可媿也媿薄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

瑁以為佐伯瑁士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

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

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下晉所以不失夏四

月已亥鄭伯及其大夫盟駟良君子是以知

鄭難之不已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蔡

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終

初王儋季卒儋季周其子括將見王

而歎括除服見靈單公子愆旗為靈王御士

過諸廷愆旗行聞其歎而言曰烏呼必有此

夫欲有此朝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

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有害王

曰童字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

佞夫靈王弟子景王弟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為逐成愆

成愆為成愆奔平時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

劉毅單蔑其過鞏成殺佞夫五字周括殺廖

奔晉括廖不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

也佞夫不知故經書或叫于宋太廟叫曰

譖譖出出譖譖熱也出烏鳴于牽社社如曰

禧禧皆火也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女姆

師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待人行而婦

義事也義從宜也伯姬時年六十左右六月鄭子產如陳泣

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可

與結聚不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

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政不

由一以介於大國介間也能無亡乎不過十年

矣為昭八年楚滅陳傳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伯傷

使姬之遇火故鄭伯有嗜酒為窟室窟室地室而夜

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巳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

伯有為公其人曰吾公在穀谷穀谷室皆自朝布路

而罷布路分散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皙如

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

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太

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仲虺場左相云亂者取

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

生子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伯有汰侈故不免

三家同出而伯有孤人謂子產就直助疆謂時

子哲直子產曰豈為我徒徒黨也言不以駟良為黨國之

禍難誰知所敵或主疆直難乃不生言能直則

可弭難今三家未姑成吾所欲以無所卒刃

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

行不與於印段從之義子子皮止之衆曰人

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

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子石

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

于太宮太宮祖廟盟國入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

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

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

瀆入墓門鄭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

門馬師頡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

也皆召子產駟氏伯子產曰兄弟第而及此吾

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

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

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名子駟氏

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

禍莫大焉乃止斂葬伯有為有禮於是游吉如晉還

聞難不入懼禍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

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

駟帶也沈珪於河為信也酸棗陳留縣使公孫盼入盟大夫已

已復歸游吉也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

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於子蟠之卒也子蟠公孫

蠶卒在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事

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

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伯有後知其不能入存於是歲在降婁降

婁中而且降婁奎婁也周七月八今裨竈指之

曰猶可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歲不及此次

也巳不及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姬訾營室東壁

二十八年歲星滂在玄枵今三十年其明年乃

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僕展鄭木夫伯有黨羽

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馬師頡任晉縣今屬廣平郡雞澤

之會年在三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

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

故不可宋盟約子皮以公孫組為馬飾鉏子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掩

申無字曰王子必不免無字善人

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

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而王之四

體也俱股肱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

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為昭十二年楚弒靈王傳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

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

宮佗佗北宮括之子鄭罕虎虎子及小邾之大夫會

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

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

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

不可也如是寵謂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信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又曰

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逸詩也言

止無載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

之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

井貶也成爲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入未

者同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向成既以災求財

歸客主皆貶君子以尊尊之義也君鄭子皮

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辭曰國小而偏

偏近族大寵多不可爲也爲猶子皮曰虎帥

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小能

事大國乃寬爲大所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

與之邑伯石公孫段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

莫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子產曰無欲實

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

我有成其在久乎言成猶在何愛於邑邑將

焉往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國隣所笑子產

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四國何尤

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

大族而後國家安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伯

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也伯有既死使太史

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請太史更命也復

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

其為入也惡其虛飾使次已位畏其作亂子產使

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

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

五家相保太人之忠儉者謂鄉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

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

也田獵曰唯君用鮮鮮野獸報給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為足

子張怒子張豐卷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

張怒子張豐卷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

張怒子張豐卷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

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

請於公三年而復之及其田里及其入焉

不沒入從政一年與入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

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

產吾其與之並畔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

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

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與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

于楚宮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秋九月癸巳子

野卒不書葬未或君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字來

會葬諸侯會葬非禮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

人弑其君密州不稱弑者主名君無道也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澶淵見

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

主偷苟且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

者弗能久矣成二年戰於鞍趙朔已死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

淵蓋年四十七八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

故言未盈五十一韓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

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晉君將失政矣若不

方知政可素往立善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

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定與也

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

及及將安用樹園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

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言朝不

之甚也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

趙文子卒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

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惠弘多是

以有平丘之會平丘會齊子尾

害閻立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陽州魯地我

問師故魯以師往問夏五月子尾殺閻立嬰

以說于我師言伐魯者嬰所為也工僕灑消

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四子嬰之黨出群公子為昭

二十一年

樂高カ之難復ニ公作楚宮ヲ適楚好其宮ヲ穆叔曰

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

疑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

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

拱璧拱璧公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

由是得罪得罪謂魯人薄之故立胡女敬歸

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次于季氏秋九月癸

巳卒毀也過哀毀瘠巳亥孟孝伯卒終穆叔立

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齊謚稠昭公名穆叔不

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

以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先入事後

鈞謂賢等非適嗣何必嫡之子言子野且是人也

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

之人鮮不為患君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

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言其

嬉戲無度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

左氏十九 二十五

以知其不能終也為昭二十五年冬十月滕

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情不敬也子服惠伯曰滕

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非於死所矣

有死能無從乎為昭二十五年癸酉葬襄公公薨

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

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

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

斥充滿斥見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

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館舍也高其閭閻閭門也

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害盜也今吾子壞

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

主繕完葺牆葺覆也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

以共命寡君使甸請命請問數也對曰以敝邑

褊小介於大國介間也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

敢寧居居也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也逢執

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

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

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其暴露之則

恐燥濕之不時而折蠹以重散邑之罪僑聞

文公之為盟主也僑子產各文公晉重耳宮室卑庫無

觀臺榭以崇火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殿繕

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圻人以時填館

宮室圻人塗者填塗也諸侯賓至旬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

僕人巡宮巡宮行夜車馬有所有所處賓從有代代客

役也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

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得賓

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

事則巡之巡行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

如歸無寧苗患言見過如此寧當復有苗患邪無寧寧也不異寇

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官數里銅鞮晉離宮

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

踰越門庭之內進退又有壘垣之限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

痛猶災也言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

水潦無時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

之問晉命也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

言鄭與魯亦若獲薦幣也脩垣而行行去也

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及命於趙文

子曰信信也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

羸諸侯羸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

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敬厚其宴好而歸之

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

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

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

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其知之矣謂

人之知辭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得事大莒莒比公生去疾及展輿密州之號

既立展輿立以爲又廢之輿比公虐國人患

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

展與立為君去疾奔齊母齊齊出也女也展與吳出也

為明年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州之字

言罪之在也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臣吳

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平丘之子也成通

路也通吳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

果立乎延州來巢隄諸樊在二十閻戒戴吳

在二十九年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

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

君乎嗣君謂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民歸度不

失事審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

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

雖有國不立言其二兄雖欲傳十二月北宮

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他宋之盟

故也晉楚之交相見也道鄭印段廷勞于斐林如聘

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文子入聘報一印子

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逆文事畢

而テ出テ言テ於テ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

無レ太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カ執ツ逝テ不レ以テ濯カ大

雅濯以禮之於ル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

何患之有此以上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

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

才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而辨於其

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

裨謀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於邑則否此

性之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

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

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

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比

官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鄭人

游于卿校卿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

曰毀卿校如何患人於中子產曰何為夫人

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

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
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不聞

作威以防怨即夜成豈不遠止然猶防川

象畏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

小決使道道通不如吾聞而藥之也藥石

然明日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

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

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

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子皮

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

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

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子產曰不可人

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

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子之

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

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義

錦不使入學製焉也製裁太官太邑身之所庇

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色之

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

獲禽也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

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

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

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太官太邑所

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也慢易微子之言吾不

死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

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自今請

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

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

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

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衛侯在楚北宮文

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

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雖獲其志不能終也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

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

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

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

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

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

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

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

儀棣棣不可選也詩坤風棣棣富也言君臣上

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攝佐也言朋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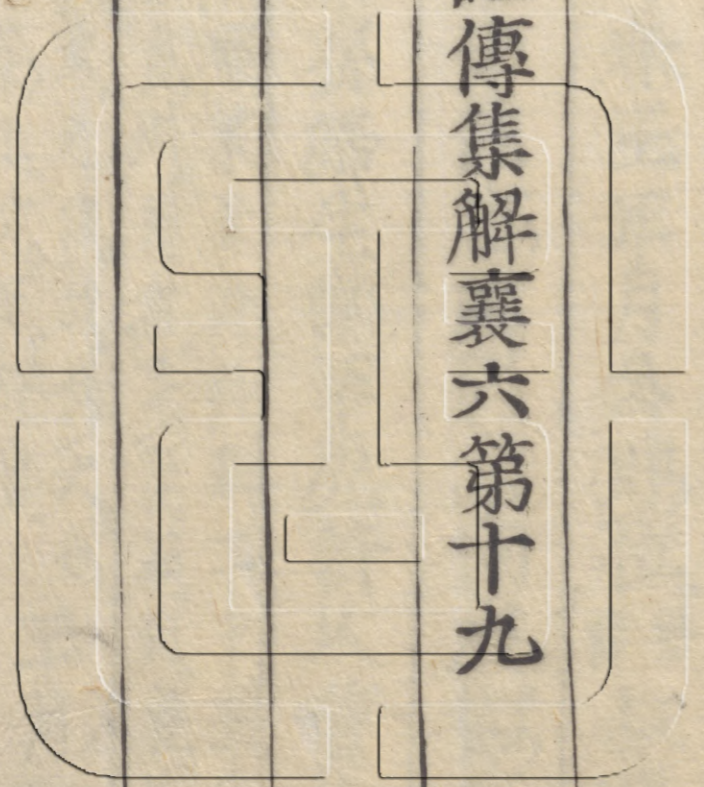
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書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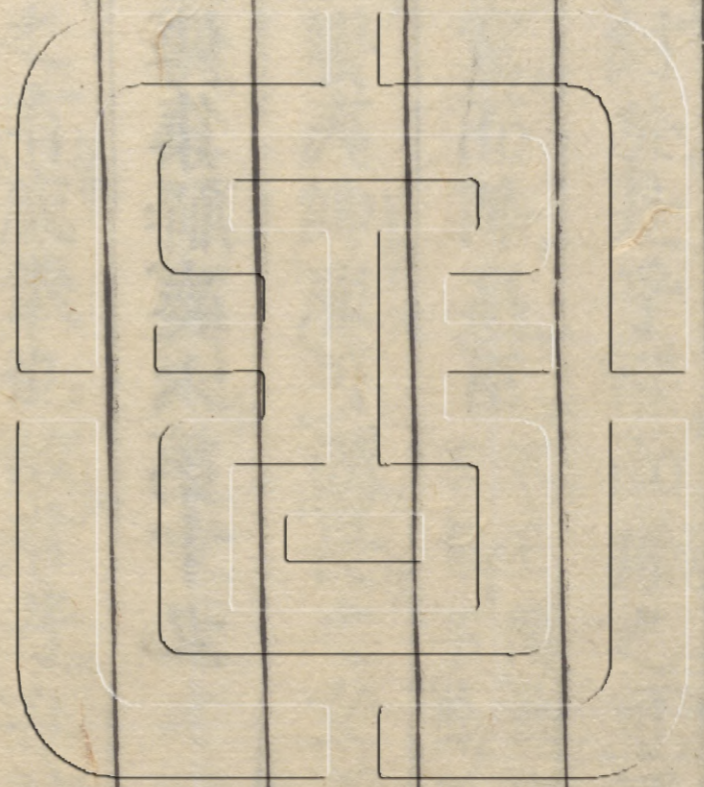
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

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大雅

又言文王行_レ事無_レ所_レ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
 斟酌唯在_レ則象上天_レ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
 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
 伐崇再駕而降為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
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
 伐之因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
 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
 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字在位可畏施舍
 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
 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
 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經傳集解襄六第十九





春秋經傳集解昭元第二十

杜氏

盡三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叔孫豹會晉趙

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

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以曹人于虢招實陳侯

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讀舊書則楚當先書而先書趙武者亦取

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三月取鄆不稱將帥將卑

師少書取言易也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稱弟罪六

月丁巳邾子華卒無傳三晉荀息帥師敗狄

于大鹵大鹵大原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國

而立之莒展與出奔吳弒君賊未會諸叔弓

帥師彊鄆田春取鄆今葬邾悼公無冬十有

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以瘡疾起楚公子此

出奔晉書名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

氏伍舉為介伍舉椒舉將入館就客鄭人惡

之楚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

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子產患之使子羽辭

日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增聽命於

城外除地為令尹命木宰伯州犁對曰君辱

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

圍布凡筮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

父若野賜之是妾君貺於草萊也是寡大夫

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不寧唯是又使圍

左氏

蒙其先君於女氏之廟故以爲欺先君將

不得爲寡君老大臣稱老懼其蔑以復矣唯

大夫圖之乎羽曰小國無粟恃實其罪恃大國而

無備則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

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

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

懲恨以肆君命壅塞不行所懼唯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

其敢愛豐氏之桃桃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

也請垂橐而入無橐示許之正月乙未入逆

而出遂會於號號鄭地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

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

謂先敏祁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

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子木之信稱於諸侯

猶詐晉而駕焉駕猶陵也況不信之尤者乎

尤甚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

爲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十五年始爲政再

如地十

二

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東儀 三合大夫襄二十

年會于宋二十九年會澶淵 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

侯白狄 平秦亂襄二十六年 城淳于襄二十

杞之淳于 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讀讀

也 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各矣

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

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午 然宋之盟子未有禍

入之心武有仁入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

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 非所害也武

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德是裝

德也 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鋤不以

豐年 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自

未能 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詩大雅

賊害 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

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

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

左傳卷二十一

左傳卷二十一

盟 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

衛設君服二十人執戈陳叔孫穆子曰楚公子

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

君行有二執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設屋屏蔽以自殊

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

故言假以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

伯州犂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

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且自憂此無為憂令尹不反矣

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

昭十二年言弃疾有常璧之命齊國子曰吾

代二十子愍矣

終州犂亦尋為圍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

子樂矣

憂何害

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

楚伯州犂

齊國子

陳公子

宋合左師

設君服

執戈

前矣

不亦可乎

屏蔽

寡君

假不反矣

背誕也

當璧

無為憂

常璧

齊國子

不憂何成

樂矣

何害

共吾知

共而已

昭十二年

齊國子

宋合左師

大國令

小國共

吾知共

而已

齊子齊惡

言先知

宋合左師

曰苟或知之

雖

樂矣

何害

大國令

小國共

吾知

共而已

晉樂王斲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詩小旻

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難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

子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

君反謂之宋左師簡而禮無所藏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

樂王斲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內子與子家持

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皆保世之主也齊

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久憂子招樂憂

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

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曰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逸書三大夫兆憂憂能無

至乎開憂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察

福之類八年陳招殺大子季武子伐莒取鄆

兵未加莒而鄆服昔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

尋盟未退尋弭兵而魯伐莒瀆齊盟瀆慢請

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樂栢子相趙文子栢子

鮮相也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

求貨故以弗與梁其蹙曰貨以藩身予何愛

帶為辭求貨故以弗與梁其蹙曰貨以藩身予何愛

焉蹙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

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是禍之也何衛

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如牆為國衛牆之

隙壤誰之咎也答在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

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怨季孫叔出季處有

自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

然則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製裳帛而與之

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趙孟聞之曰臨

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

叔出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謂不以

三者忠有是四者又可戮乎而乃請諸楚

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畏威而

敬命矣謂不敢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

子之群吏處不辟汚汚勞出不逃難不荀其

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

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

從之安靖賢能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則衆附從

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魯不伐又賞其賢長

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

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言今表世疆場無定主

王伯之令也言三王五伯有令德時上引其封疆引正也

而樹之官樹立也立官以守國舉之表旗表旗表貴賤而著

之制令為諸侯作制度法令使不得相侵犯過則有利猶不可

壹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饗發，故三危者夏有觀扈觀國

今頃丘衛縣扈在如平野縣書序曰啓與有扈戰於其之野商諸侯邳商有姚邳二國

周有徐奄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即今下邳縣

淮自無令王諸侯逐進逐猶競也狎主齊盟其又

可壹乎疆弱無常故更主盟恤天舍小足以為盟主大謂

又焉用之馬用治封疆之削何國茂

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辯治也吳濮有釁楚之

執事豈其顧盟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釁過也莒之

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昔魯爭

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尤也

去煩宥善莫不競勸于其圖之固請諸楚

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

首章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

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小宛詩小雅

事畢趙孟謂叔向

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問將能對曰王弱

令尹疆其可哉言可也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

對曰疆以克弱而安之疆不義也安於勝君是疆而不

不義而疆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

滅之疆不義也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

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懼

矣懼也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滋益也

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疆取取不道不義而

克必以為道以不義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為三十一十年楚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
我靈主傳

于鄭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禮

終趙孟賦甄葉受并戒禮畢而賦詩甄葉詩

禮雖甄葉免首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發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告以

葉賦甄穆叔曰趙孟欲一獻甄葉詩義取微薄物

獻之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言不穆叔曰夫

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夫一人及享具五獻之

邊豆於幕下朝聘之制大趙孟辭趙孟自以

私於子產私語曰武請於家宰矣家宰子

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鄉會

穆叔賦鵲巢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

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義取芣菜

曰小國為蕃大國省穡而

用之其何實非命穆叔言小國微薄猶穡菜

子皮賦野有死麇之卒章野有

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撼我悅兮無使者也使者也

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趙趙孟賦

孟以義撫諸侯無下以非禮相加陵趙孟賦

常棣常棣詩小雅取其兄弟今之人且曰吾兄

弟比以安者也可使無吠之詩穆叔子皮

及曹大夫興拜弟國興起也舉兕爵曰小國

賴子知免於戾矣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

此罰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不復見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定公劉夏潁水出陽城縣雒水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為汭劉子曰美哉

禹功見河雒而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

與乎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弁冕

冠也端委禮衣言今得共服子孟亦遠績禹

功而大庇民乎勸趙孟使對曰老夫罪戾是

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

言欲苟免目前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

將知而耄及之者八十曰耄其趙孟之謂乎

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

言其自此於賤人棄神人矣民為神主不恤而無恤民之心

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言將死不復見

明神怒不敵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

又何以年孟卒起本叔孫歸魏會曾天御季

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使季孫伐莒曾天

謂曾阜曾阜叔曰且及月中吾知罪矣魯以

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楚戮

是忍其外日中不阜曰數月於外言叔孫勞

出是不忍其內

月一且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費乎

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誼叢之聲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

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柱也

喻魯有季孫猶屋有柱鄭徐吾犯之妹犯鄭公孫楚

聘之矣楚子南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鴈也納

來用鴈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

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

許之子哲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費幣子

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

子皙信義矣抑子南夫也言木夫夫夫婦婦所

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

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

衝擊之以戈衝交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

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

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子南

用也子皙直也子產力未乃執子南而數之

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奸犯畏君之威

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

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

紀不聽政也奸國之紀謂傷人子皙上大夫女嬖大

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

忌畏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

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

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游楚

之兄子方太叔曰吉不能元身焉能元宗元蔽彼

國政也非私難也予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

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叔也夫豈不愛

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為三二年鄭飛公孫黑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

后子秦相公子景太母其母曰弗去懼選選不

也恐下景公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

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失后子享晉

侯為晉侯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十里舍車

一舍八乘為八反之備自雍及絳雍絳相去千里歸取

酬幣備九屬之儀始禮自齊其終事八反每

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投而還不徑至

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

隨故言千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司馬侯問焉

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

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女叔齊以

告公叔齊司馬侯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

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

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對曰鍼懼選

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

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

道國未艾也艾絕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欲

之者不數世溪弗能擊也趙孟曰天乎對曰

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

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也鮮不五稔鮮少也

歷三十五年多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

五蔭日景也趙孟意義以日景后子出而

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懼日翫懼皆貪

也其與幾何能言不鄭為游楚亂故游楚六月

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

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闔門之

外實薰隧闔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實之

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

七子自欲同於六子產弗討子哲強討之恐亂國晉中

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即大鹵也崇

卒也崇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

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困諸阨

又克車每困於阨道今請皆卒去車為自我

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五乘為三

伍乘車者車上五人五乘十五人今改荀吳之

變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吳為

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

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以誘之翟人笑之

笑其失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傳言荀吳莒展與

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

子鉏納去疾齊雖納去疾昔人先召之故從

十年展與奔吳吳外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

亂也此春取鄆於是莒務婁督胡及公子

滅明以太旆與常儀靡奔齊子展與常儀

君子曰昔展之不立奔人也夫奪羣公子子秩是棄人

人可奔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詩周頌言惟得人則國家

彊彊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

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

為崇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

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嚳居子

曠林不相能也曠林地關日尋于戈以相征討尋用

也后帝不也臧后帝堯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

商商在宋地主辰祀辰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人湯先

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

陽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

夏其季世曰甫叔虞唐人之季世當武王邑

姜方震邑姜太叔胎為震太叔成王之弟叔虞夢

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取唐將與之唐

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

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

為晉皇叔虞封唐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

駘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官

之業宣汾洺洺二水各出於大澤障障以處

太原太原晉陽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

沈妙葶黃實守其祀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

之矣滅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

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

是乎有永旱之災則祭山川之神祭之

幣以祈祭山川之神日月星辰之神則雲霜風雨也不時

於是乎祭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

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

沈臺駘不為君之疾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聽

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

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閑湫底

以露其體湫集也疋滯也露羸地壹茲心不

中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

爽而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今無乃壹之二百度百事之節

同因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

其生不殖殖長羨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

與先羨矣羨極則盡盡則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

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四

時取同姓二男女辨姓禮之太司也辨別全

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其無乃是也乎若

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為治四姬有省猶可

無則必生疾矣據異姓去同叔向曰善哉朕

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

向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摺對曰其與幾何

言將敗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

又矣為明年鄭殺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

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

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

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良臣將死天

命不祐

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天所祐

公曰女不可近

乎對曰節之

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

五節

五聲之節

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

之後不容彈矣

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於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

於

是有煩手淫聲惛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

聽也

五降而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

物亦如之

言百事皆如樂

不可

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

煩不於舍則生疾

君

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惛心也

為心之節儀

動不天有六氣

謂陰陽風雨晦明也

降生五味

謂金味辛木味

酸水味鹹火味苦燥甘

發為五色

辛色白酸色青鹹色

黑苦色赤甘

徵為五聲

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徵

也淫生六疾

淫過也滋味聲色所

六氣曰陰

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

六氣之化分而

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

過則為蓄陰淫寒疾

寒過則為冷

陽淫熱疾

熱過則

風淫末疾

末四支也

雨淫

腹疾

雨濕之氣為洩注

晦淫惑疾

晦夜也為宴寢則心惑亂

淫心疾明也思慮煩女陽物而晦時淫則多心勞生疾

生肉熱感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今道常在夜故言晦時

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

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

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

之太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蓄禍與而無

改焉改改行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

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

以云也將死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

之所生也於嗜飲於文也蟲為蠱文也器受

蟲害者殺之飛亦為蠱殺久積則變為在周

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

風艮為少男為山火男而說長皆同物也物

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楚公

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犂城黑肱王

城犂城今河南陽翟縣三邑本鄭地鄭人懼子

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將而先除二子

也二子謂黑禍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

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

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

縊而弑之縊絞也孫卿曰以冠纆絞之長曆

十一月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鄭右尹子

干出奔晉子干王宮殿尹子晳出奔鄭因築

殺太宰伯州犂于郊葬王于郊謂之郊敖

郊敖楚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問

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

為長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子干奔晉從

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皆百人

之餼百人一卒也趙文子曰秦公子富謂秦

強秩祿不宜叔向曰底祿以德底致德鈞以

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

乘去其國疆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疆

禦詩大雅秦楚匹也使后子與乎于齒
齒以三年

而坐辭曰鉞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

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事有且臣與羈

齒無乃不可乎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

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忌敬也欲入楚靈

王即位遠罷為令尹遠啓疆為太宰
靈王公

鄭游吉如楚蔡邡敖且聘立君歸謂

子產曰具行器矣行器會備楚王汰侈而自說其

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

能也為四年十一月晉既烝烝祭也趙孟適南

陽將會孟子餘孟字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

之甲辰朔承于温
趙氏烝祭甲辰十一月朔

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庚戌卒
十一月七日終

前傳言十一月月誤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而還傳言大夫

疆諸侯畏而弔之

經二十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

叔老子秋鄭敘其大夫公孫黑書名惡之薰陸

以子為卿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人辭之故還

孫宿如晉致隱服也公實以

傳二十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且告為

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觀書於

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

文王周公之所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公享之

季武子賦絲之卒章王有四臣故能以絲

致與盛以晉侯比文韓子賦角弓雅取其兄

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

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武子

賦節之卒章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

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譽其武

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封厚也

遂賦其棠

其棠詩召南召伯息於其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疆

嘉樹如其棠以宣子比召公

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

公宣子遂

如齊納幣

為平公聘少姜

見子雅子雅召

子旗

子旗之子雅之子

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

也不臣

志氣元

見子尾子尾見疆

疆子尾之子

宣子

謂之如子旗

亦不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

曰夫子君子也

夫子韓起

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

矣

為十年齊樂施高疆來奔張本

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

宮文子賦淇澳

淇澳詩衛風燕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

宣子

賦木瓜

木瓜亦衛風義取於飲厚報以為好

夏四月韓須如齊

逆女

須韓起之子逆少姜

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

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

為立別號所謂以寵異之

陳無宇非卿

欲使齊以適夫

執諸中都

中都晉邑

在西河界休縣東南

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

班列也

畏

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韓須公侯大夫

言齊畏晉改易禮節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譏以示譏

叔弓聘

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子來聘晉侯使郊勞聘禮

近郊君使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卿勞之

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徹達也敢辱

郊使請辭辭如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

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敢辱

大館敢不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

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猶主也辭不忘

國忠信也謂稱先國後已卑讓也始稱

也次稱臣之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字

近德矣詩大雅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

而代其位游氏木叔之族黑為游傷疾作而

不果前年游楚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

族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棄遠而至惠傳使

更數之責數其罪白伯有之亂在襄三以大國之

事而未爾討也務共大國之命爾有亂心無

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

而罪二也謂爭徐吾薰隱之盟女矯君位而

罪三也謂使大史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

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

矢為虐于產曰人誰不死內人不終命也作

凶事為內人不助矢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

褚師褚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在

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

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

之衢衢道也加木焉書其罪於木晉少姜卒公

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

晉侯溺於所幸幸為少姜行夫人之服請君無

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禮服公

還乃書之故經在冬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

彼無字君使公換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

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逆里於送是晉而

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頗不且少姜

有辭謂請無冬十月陳無宇歸晉侯十一月

鄭印段如晉書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襄二十五年盟重丘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

滕子來會魯厚報之故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

雨無傳雩北燕伯款出奔齊而書大夫逐之言奔罪之也

書各從告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

梁丙與張趯見之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

為此來也邾共姜葬子大叔曰將得已乎不

得昔文襄之霸也襄公其務不煩諸侯令

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

盟明王之制歲聘間朝君薨大夫弔卿共葬

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

十三年蓋時俗過制故足以昭禮命事謀闕

而凡朝聘以昭禮無加命矣命有今壁籠之

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致以其位卑而

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乎唯懼獲戾豈敢憚

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繼室後今茲吾

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

此數也然自今予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

火中寒暑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此其極

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

煩不能復大夫退子大故告人曰張趯有知

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無丁未滕子原卒

同盟故書名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齊侯使

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曰寡君使嬰曰寡

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

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來自來不腆先君之適謂

姜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

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

國辱收寡人徵福於太公丁公徵要也二十公

恤寡人則先
君與之福也
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

先君之適適夫人及遺姑姊妹遺餘也若而人

言如常人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不敢舉

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韓宣子

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

社稷之事未有佹儷在縷經之中是以未敢

請制夫人之服則葬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

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

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晉之祖既成婚許婚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

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興晏子曰

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他

為陳氏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齊舊四量

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

為區區并六升四區為釜十則鍾六斛陳氏

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

舊量之也以五

升ヲ為レ豆ト五レ豆ヲ為レ區ト五レ區ヲ為レ釜ト
則區ハ二斗ノ釜ハ八斗ノ鍾ハ八斛ノ以家量貸而以

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

蜃蛤弗加於海價如在山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

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歛公聚朽蠹而三老凍

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國之諸市履賤踊

貴踊八則足者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

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

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

先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齊矣胡公八四一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

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入臣然將叔向日在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

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賀卿無軍

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公乘無入卒列無長百人為卒

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滋益也道

殫相望餓死為殫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民間公命

如逃寇難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八

也阜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

不後以樂懼憂後藏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

有言今讒鼎之銘名也曰昧且平顯後世猶

怠昧且平起也况日不後其能與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

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叔向曰晉之

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

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為宗唯羊舌氏

在而已肸又無子無賢公室無度無法幸而

得死言得以壽豈其獲祀言必不初景公欲

更晏子之宅日子之宅近市湫隘湫下隘小費塵不可

以居費聲塵土請更諸爽壇者爽明辭曰君

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臣不足以嗣之於臣

侈矣侈奢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

利也敢煩里旅旅殺也公笑曰子近市

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

何賤於是景公繁繁多於刑繁多有鬻踊者故對

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

之傳護晏子之不與張趯同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

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下言而齊侯省刑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如行也祉

子行福則庶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幾亂疾止也

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乃毀之而為黑室

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則使宅人反之

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故室不祥君子不犯非

子先卜鄰矣謂鄰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

禮夫後即奢小人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

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栢子以請

乃許之傳言齊晉之喪賢臣夏四月鄭伯如

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

授之以策策賜命曰子豐有勞於晉國

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州縣今屬以胙乃

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

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汰驕一為禮於晉

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

不遘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樂豹之邑也豹

及樂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

文子曰溫吾縣也州本屬溫宣子曰自郤

稱以別三傳矣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晉

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言縣邑既別甚多

之文字病之乃舍之二十子曰吾不可以正議

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字為政趙獲曰可以

取州矣獲趙文子之子文字曰退使獲二十子之言義

也二十子之言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

刑其以徵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患不知知

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

氏故猶舊也豐氏三晉伯石之獲州也韓宣

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後昔還晉因

七年豐氏歸州張本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叔

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忌怨也懿

父敬子，叔也。叔，引禮叔為之辟仇。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

忌叔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服也，博言。

叔之 有禮。晉韓起如齊，逆女。為平公孫薑為少

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

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

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秋七月，鄭罕

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

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

謂寡君而固有，多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交

相見 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布陳。宣子使叔

向對曰：君若厚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

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

君，雖朝夕厚於敝邑，寡君猶焉？猶疑。君實有

心，何厚命焉？意若有事，晉心。君其往也。苟有

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

之歸也。歸在此。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

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

不獲來賤非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

無事吉庶幾焉孟張也庶小邾穆公來朝

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穆叔曰不可曹滕

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

一睦焉一睦謂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

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

孫從之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莒莒齊盧

東境

蒲嬖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

髮嬖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於境公曰諾

吾告二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

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

矣言不九月子雅放盧蒲嬖于北燕恐其復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

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比公懼奔齊書

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款罪輕於衛行

專於蔡朱故舉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

吉曰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 楚主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既享子產乃

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之雲夢齊公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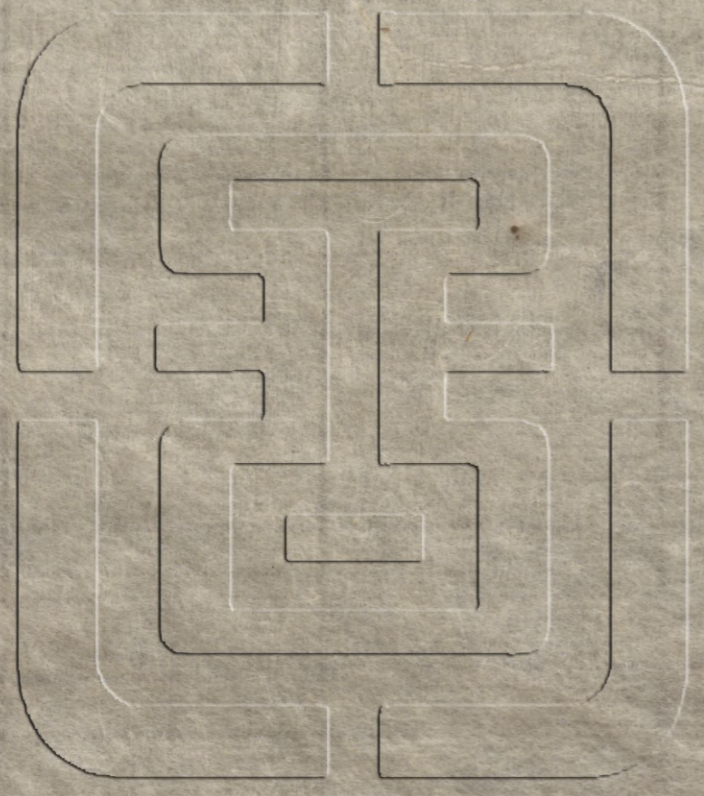
竈卒竈字司馬竈見晏子司馬竈曰又喪子

雅矣宴字白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三其姜族

弱矣而媯將始昌媯陳王惠競爽猶可子雅

昔齊惠公之孫也又弱弱下个焉姜其危哉子尾

春秋左氏經傳第二十



187.29
備
秀

